



江戸繁昌記

三篇

相成候 徳田守 徳田守
外花 永代松 徳田守
宍倉 重政之次 徳田守

76
3162
3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三編

江戸繁昌記

信邊
1893
3

門 6
號 3162
卷 3

克己塾藏板

奇文苑
賞書齋
樓上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一、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廢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廢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為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為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矣。項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餉。十日之霖不至。邊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貪人處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戸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々湊々。四遠

爰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飾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為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糠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美街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喝道靈寶在左左攔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搦之靈哉
杖所刺即抽泉如一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喝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繻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旛旛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末狐之尻珠六六四

面狸之罽丸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関西水虎尻鬼首級一欄内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陳華亦為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啄相撲酒壺茶竈魚鱗相連且有梁資曲擣者趁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抹額叫聲梁資曲擣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白手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杵代白輪白輪杵環白追逐隔白調謔我奪實彼擣虛彼停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拈之顆々拈珠直向大盤

此筆亦妙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摧林螿龍冲空春雹碎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白盤相距可一文然珠落處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迸真妙擣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没大没小屈靈來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為魁者嵯峨釋迦成田不動信州如來自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趁星捲潮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鏡動角梆子响響只見帳落現
出一字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模樣那禍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炷掘開石碣猛聽到喇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裏出擲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婆坐下羸馬一漢跟在
馬尾遠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每近前機輪西壁西箇好漢念爭賭鬪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捩刀迎杖尾棺廢寺馮出

幽邃機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管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搥倒
陸虞候鼓急笛曉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破除林箭鐵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鷄
鼓牡丹驟開破次起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面高山
三關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逵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豈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為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胼胝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課氣顛魚論杖者亦從在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戸人曰倉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自米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々廢業打扮四走故徃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綱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祭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欄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肴核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備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中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過下俚巴人調謔攬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覽於此雜叢裏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墨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兩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輛車上倪儻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樓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肅鎌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竿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鏘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闌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妹
三郎大姊妃競抽新奇者是也
老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貧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錘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頭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往來觸眼衡心泰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
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筭然猶殷々不絕於身
錦繡妍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忽擲
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厠急走大丸烏舖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恩妙案翻街紙象
天公使妻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發出在吾家老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糯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熱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集天人
之狂譟反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于是也疊樽是也祭前一
日工來施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疊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拔劍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着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憐，凜々赫々，垂名禪史，拔跡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滅金喜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閑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益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節，妓女錦木拋翠被，踏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三

外，赭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唱扮武，砍飛數首，於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唐犬鐵棒，鶴鴿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好事，亦往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今尚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冰道水，膽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容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寥寥。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名商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上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爲
者梁冀鳶有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皆卷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更去軀者與士流上廁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ハヒラ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ヒ火通蓋忌
之也へ音同昆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ラ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犬湧怒七何氏七藏者叱
曰何這潑皮八金郎戟手曰何々々業畜舐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龍瓜攫鱗突
八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住棒連一運望他脛打倒去八亦一閃跳過末
々往々板棒纏處忽見一人抛戸板壓纏兩脚踏上

言煩耳。一舉橫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嘯雲，以故鬻酬，間風止濤，貼與千人會刺，第一牌時候，一放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為舉玉手。拍手表信命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點為法。前一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一點以闕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盤，又羹又膾，酒雨點肉霰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挫，歸其夥，便千百一心，荷鈎提斧，捲潮來，讓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為酒釀爭為錢鑄，鬪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棒也，讓打以輪為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背暈一死，息甦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日數次，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鬧天。

至如火丁一大爭鬪，此條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內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耆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產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道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裾近長袖者比々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金背數
種近王培碧壁間掛畫一幅側鈎下一雙三線

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妝
鏡臺近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金粉盒併鬼兒脚
色々排近香蓋娘子晏起朝粧不近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這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墻高掩夫子
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甕內清湯沸笙膽瓶
挿春博山高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羸

可愛往來有貨高談笑有幫間可以歌河東閩春本
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宰予晝寢莫人
誅之久兵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括揚生花虛雪
梅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可殺外築如此一月養錢
百貫不啻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兵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額猶青
能築養焉况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
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孩兒在上雙親在下地尊天賤乾坤欲弄妾擬妓或一女遇
五男娶用輪流課日考之字書黜字即是慧彼小星
五在東一人直輪當夕而往自以為快酌三盃飽專

一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倚樓
攔而欵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忽聽兩滴來低々
叩扉妾提耳蹙頰嘆一口氣鼓舌曰壞矣那話未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常有賣此倍話為避為匿急把某推納後邊壁櫺
衆妙之門某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
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盃互叩一盃同
掌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某在閨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常無欲可有物觸手欲見其微
急縮早被物伸臂杜住某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言_ニ齊_ニ休_レ怪_レ我_レ也_レ我_レ也_レ其_レ定_テ氣_ヲ聽_ク之_聲氣_甚熟_旋鑽_戸隙_引燭_何意_現出_一親_友相_視失_笑遂_相俱_窺焉_何圖_外客_亦親_友中_一人_耳客_何省_其被_窺酒_酣情_流你_換我_擠漸_入佳_境猛_聽得_後邊_樹戸_呀的_一聲_有物_喝出_客錯_愕幾_暈妾_失術_逃

次_夜有_客命_酒命_肉一_碗清_醪我_一呷_汝一_呷一_鼎香_羹我_一筋_汝一_筋我_歌汝_和我_捻汝_咬我_々喜_々汝_々歡_々情_濃更_鬧忽_聽人_敲戸_懲羹_吹膾_妾爲_熟睡_不知_外面_高敲_低叩_大吡_開々々_正是_月餅_舖急_鼓庖_刀混_堂戸_曉罵_伴頭_妾惶_急下_措迎_之則_不是

外_人家_翁醉_歸也_嫗亦_愕醒_子母_相與_慰之_而翁_深醉_怒氣_發越_罵妻_詈子_拋碗_碎瓶_厲聲_曰汝_等畜_生抉_耳聽_更猶_淺非_丙丁_云不_俟乃_翁還_安閑_上樽_熟睡_如此_鄰失_火亦_不覺_嫗謝_曰吾_過爾_吾過_爾且_密之_更深_人定_娘使_手指_天天_厭者_低々_言官_在官_來翁_深醉_如何_上耳_叱曰_我以_吾脚_歸我_家我_用吾_手敲_我戸_我物_吾毀_我理_吾說_誰道_半句_不字_猛轉_怒睛_着時_觀竈_前樽_倒盤_橫翁_越怒_喝曰_畜生_汝偷_乃翁_不在_掠乃_翁錢_醉飽_取樂_安閑_涉曰_是何_所爲_子母_墨々_只使_手指_天天_厭者_翁如_何上_眼曰_是何_所爲

我每日疲困，插木為脚我々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多病未知孰苦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
醉？天趣矣嗚々一夕又罵，又詈，客不堪，悄悄下梯，絕抽身去。

天趣矣 臣妾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
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
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
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乍謝，百花
交競，桃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
甚短牡丹富麗，中益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嬰娜，眼涼頸拔，并許
始過蛾眉，早刺刺痕，一雙生蓋，欲流正是青山春晚，
子規叫雨，貼坐紙席，平氣吞客，推笑勸盃，賣媚進膝，
十分嬌養，三分未盡，見促而下，次上一處子，眉秀神
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
中君子，蓋一孝處女，為親嚙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
脂粉粧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涂出，楓一樹秋淺，猶
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
四兩，桃三兩，梨二兩，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感婆擢
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兵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擇，安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削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樁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堅當爐，飾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入外秀中，忠其舟躁熱，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甚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間一桁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鱸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蓋錯爲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迸碗跳，劍走離橋，避舟一葉漾中流，簾箔長垂，間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屋假呆仰天，風無兵波，無兵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間，自下流泝過，倏見伴頭手代商家通例，鋪相目伴頭受其制者並早代，驅一隻楮牙，由橋下攢出，又見載妓一舫，直走臣船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教于橋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隻坐中間，左右數

人收竿理籃曳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省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太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久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未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省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纔二里一槽口以收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穿錐土
人避慣聞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一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千
艘來麈之萬艘至穢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僅
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彼脫上岸魚腴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馘之昔者北條氏麈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矣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拊手曰善適遇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卜者

說卦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
 為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為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招帖翩翩々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千履万履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喏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眠一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
 此末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一閃使眼曰無々々自七無實先生遂去
 君子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為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不識真意語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驟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美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三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一書賈常格
何會何會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為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々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在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諳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侍者
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儉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但徠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蓋
沒曰當今誰為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魚々々
板木報成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為人言嘆曰嗚
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偕寓斯倉而後不觀
天日已數十年此庫無月限而後鬱悶如何哉不唯為蠹魚
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于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穿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儼雜本，而倒為世所珍。箇挾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炙其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僕原來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也。須拜且撮英注標故，且抽華錄傍故，細故密銀朱故點鈔粉故措實非一旦夕所能為也。故印之筒之。

故撫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子不肖，及繼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已黜吾兄弟是故。二東三文使吾輩受辱，紙絹南手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笑曰：其々早找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真寶藏經唯寶之空，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為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魚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戢影潛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行
舍穢樂天而已今世魚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魚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魚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看他繁昌記諧
謔佞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請一畫師罔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吸蹠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魚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為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銖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何言及覆
 抑揚魚頭魚尾惡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鬧街下肆曝新曝舊攤推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穠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筒
 醉客佇立塞肆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鬻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賈易擇卿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何愚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變猶

哂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目表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呼僮
謂役者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劫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淫亂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釀春愁悵
潮笑把此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為人事客此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為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冑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紊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忍不住火發心頭喝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
隣挺出遮欄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
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
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纜攀步又跌犬尾犬驚吼
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
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
身以上下鐫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
葺遠望豁達使人魂飛邸舍迤離坊巷條達盡萃于

月下樛枰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某峙相連高樓
臺榭稍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
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
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
者葛西也瓦鱗拔翠東西砒峙水願寺屋頭也竿頭
飄紅魚數星散懸脂舖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
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鳶犀盤舞果知
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而國橋
西聽滑稽人剪偷從後視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
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兵早被人掠。」

數筒籜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人間隨所，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携梅林。楊多肆名，梅林者多。昨日孤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兼鶴近而目黑，遠而大。

師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普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看那增本樓上，妓館在干品，三山亦不遠。汝狎妓。」

立欄招汝，哩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喫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平似削，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買

團子，饜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饜道切通。繁雜殊劇，鼓喧吹，譁

小戲場，善願人說史，滑稽揆道，售技貨，賈藥高百兩，

爭席鬻物，正面向南，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瀝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

古鐵瓶，革烟袋，數佩象墜子，幾顆數本，春画數枚，盤

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面提燈，懸畫

鋸子，筭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鼈甲之櫛，夾囊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作又委
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綵欄區域圖鼠行狀或
食稟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啣字走餘蔬邀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做錐碎之即葉合
之未乾故鼓故擲更揚錐敲之錐或碎合則堅

粗梨橘抽追時堆菓大々小小聚類分群十顆一價
幾錢何文揄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
焉把柿筋之我五汝六射其核數中者嚼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貫羊貫豆腐種々蘸馬鍋沸烟馨一串

貫之四文又行從人揮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往察來始可百兩

牌日推占前知是等龜動謂之見德好色未見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錢泥驄戴星

狎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鐘一走姦迤紅星恰飛

往田中繩周旋中規鈎百而又文亦弗過也觀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騎不行蔬草弗動伯樂強絆策元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畢丸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開笑

過場循寺南折入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籠月玻璃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菽碧風佩銷
々扁鏡炯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內珠毛墻額面玉西苑眉目明徹精神射八正是
江妃遊世王母降天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書作壁花樣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甕火桶球々焉瑰々焉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二僧又站觀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收之低聲曰叱密赤搜桶耳

紙糊土偶施粉墨衣錦綺裸雞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連摩面壁虎頭掉風獅子戲花丹鶴舞玄
龜潛束笛累鼓嚴剪春祭織秋鬼面擗狐面妖近製
俳優而具隆鼻者錦升也嚙齋巨眼者三升也杜若
者鼻憤社預日憤齒上梅幸者尾上菊五銳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尾上死

刀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指紅指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蕪氏
金文針末巧
金鐵鋪紙指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松張謂之青

鳴大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平口百
眼曰八人藝于晝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鳥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
其家極角懸籠招子書曰其夕出席某日至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輿設座方一筵高若干尺隅置火桶茶
瓶膏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鋪剃出儒門羣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帕大如拳拭一拭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醉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儉語為鄙假聲寫
怪虐怪形思莫世態不極莫人情不盡落語處使人
絕倒不堪捧腹刺出始下此為一齣名此時曰中入
於是乎忍便者如廁食相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
菓技人乃懸物賣圍圍數百本初連數枝值十數錢
賣了一徧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未疎更低請
斧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始剪原圍三枝僅泄照葉
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刺出何及
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子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無物笛响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
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
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廻
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關矣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
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柝瓣露紫者破青楓改影
霜葉漸紅破時改處觀者眼眩神奪口叫妙聽得
祭禮曲鼓諫處双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儀大小
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瑣滅

夜益深矣。遠々聞得叱咤避人聲。狐群排行徐々進步。荷蒲席。却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纒出。以柱。狐皆化爲人。席變挾筭。火變提燈。竿化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照出。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爲崇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細別懸下。一大蘭盆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鉦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還滅。還現。漸小。漸大。嚶々訴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葆光。小洩。朧月。收輝。敲卵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了々。遂作一人。鬼首。鮮血。噴怒。眼裂。點出。高僧。祐天。合掌念經。一喝。揮數珠。怒火

即消。只見紫雲鬘。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繽紛。屏障內。口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謔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敲。一叟至。馨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何潤。叟道。苦事奇談。主道奇何奇。叟道。日前一處女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老婆生角。誰報又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謔一謳。宜洗餘困。叟道。則角主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々始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主道：一同謳和。汝亦佐之。權道：曷不佐僕素善歌。又聞足音送响，又聲出一婆々，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々。主唱若道：爺尚陽勞，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日偕歌，請姐亦和。三線調，二羽二宮，三絃善爲，六絃聲爺唱，婆和。猴實權吼，權音大濁，猴聲高，清叟急音如扼喉，婆舌音捷而洩，互歌代和，漸漸遠往，微音斷續，有無入空。春蠶食葉，微雪撲窗，一般也似，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皷聲還，主人道：興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百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軒，十舍一梁，全劇裏店結五十爲一部，牙房相對，中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厠同便，一區畫地，收糞一條，開溝流穢，慶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百不虞，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趣西牌上鑰，儒叙工商，紛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晚間雷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姊歸早尼返揖
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
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
噫矣日聞與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
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賈之為非實米少也鄰儒
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為此爾
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
決不至餓是我貧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一人言之十
日纔支不知御倉所出日幾何萬鍾大也矣哉

德政聞切姦高私漕數萬包於上方中覺下獄令其
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歲哉川也快々堯
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
人不義賑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
年逆祝逆祝遇賊綯索鄙人今食麥吸粥好此小凶
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侈靡大平
之習貧道發願庶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
間壁有聲嗷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自
兩買一外恃々勿為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
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五合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翫之上方留
剔一場驚天開地轟轟連中贖之夕白金一日千
兩千兩千兩成田不動比之無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吸粥出則賑芝翫是江戶人所以為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筭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
者流還書牒也

數牝團負兒抱釋喧嘩林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牝等呼住叩值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老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一牝道食御救米身分一貫難
上牙如遇檢飯羅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割血作膾作炙恰好小廁叫酒牝願命曰趁
早提一樽來恰好開得吹角鳴饒叫聲錫々牝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枕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伍長曰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平彼向人言使兒仕某侯家誕々
其實某高外交且不似侯妾面目那華哲白藉哲掩
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胤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達梅反目言叱何管其樣毋畏筭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閭長俗名主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ヒト牛男 寶在天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蹴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已藥賣唯如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舖老婆不煩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叱々ハナハナ五イハ一ハ三ハ六ハ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貧

彼生活百錢往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臍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佛者音近兒輩
多謬看人如犬常言治癩癩治癩癩癩癩音近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酬主人擔空籃歸叱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為鄉買鯖出籬菴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一往夫便提一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派曰昨
今時曰捨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大高出

則徑按了二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警
可取曰舍之汝辯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叱休調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謁擢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戶曰怒
々曰奚自曰自橫坊坡舖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
苦癢歟曰不然家丈從場所其家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問曰坡舖誰曰那日算賃高耳偶簧鼻

孔低昂嗅空曰佳馨々々誰家命命纏灸又傾耳曰
好響河漏画送來猛聽得外面刮刺風波人起盲等
凋章待走會一商至一擔兩箇脩画画外面書金山
寺驛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箇々一樣打扮負箱荷傘喧雜歸至一同揖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與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下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駱駝不復如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世所山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衆變下下這

般商賈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竈寒酒屬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彈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乞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辨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決辨今日而未抑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未地主面前我更推何一句我進退亦在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無借令延十年償決
不欠一文曰然豈能然乎所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矣我時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籌之無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疾有欺已三百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多少妙味菜羹長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手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叔齊，我不與也。生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繫以爲夷齊魚，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矣。十載之下，使頑夫廉，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餓。勿煩尊慮。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今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韓氏書入不報遂立門，枕蹠不報。草水現有便就，机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思舊者，情也。矣理也。矣賢乎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巢人而忘舊，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游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興曰：蓋適其來往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昔陋，其文吏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舊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際也。蓋亦決不能矣。况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此亦理也。其伊尹真罪鄒陽肯准理之所然也。情之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及情非人之所為也。某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及情忘舊就昏之為。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僂三十年來不僂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及情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于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俟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某為人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平之世。雖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者。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鬼之所睨也。天之所鑒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其則蹈東海之波。欲恨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爲未下手耶
猶爲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爲草莽期此輩歌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塋
于故國爲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好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誓首再
經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爲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溫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干事不爲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廢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世稱復見某公某便

四十一
以爲繼絕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顧係吾曹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衆知書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際胸便忍耻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寵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饑寒不
忝祖先者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于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矣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响靜中有

動速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洗物上
生曰長戒之無或誤子乎西隣婆家亦多女履烏或
深夜通門戒之哉魚誤子乎大屋之鑿不遠在今年
妓獄本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書而鱸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喉雜精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若謂末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忠
言之窮手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々瓦々斃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袖手只職唯責宿

貨唯貪博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身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爲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已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捕
名主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反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鈎髮半掛短披幫間耶名主耶殆魚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臍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領送蕎麥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賃人新院居者例送牛
河漏通親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喚窓風刀剝壁
長出仰天曰祥瑞屢臻去年豐々

繁昌記三篇終

